

昆明妙事趣聞

關文蔚

——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十五

為愛徒請名師學戲

一天戲院的劉老闆少卿，陪一位老伶工張燕飛先生來拜訪我，據說這位老先生早年唱武生，而且崑亂全能，其最拿手戲是「石秀探莊」，因年歲大了唱不動啦，僅能在戲班中配個無關緊要的角色。

雖然他年邁，但看他在台上，一舉一動仍不失角兒的風度，可以看得出此公當年藝術境界高超，那是與眾不同，愛徒正須要有位資深的好老師來給他打好武功底子，此人因體力欠佳而唱不動，教人定然有餘。

因白天沒戲，吊嗓子後抽暇在就近買了些禮物，專程回拜這位張燕飛先生，當作者到達他的住所時，他正在手中拿着小茶壺，自己弄烤茶，（因雲南有一種茶葉，是連在一齊成爲一大塊，叫做茶磚，如若泡茶時先敲下一塊來，放入一個沙製的小罐內，再用火烤至茶葉香味出來，再把茶葉倒入茶壺內加開水）這種烤茶別有風味也很好喝。

他見作者去看他真喜出望外，把茶送到我的

面前，未等我先開口，他即讚美愛徒小哈哈一番，當時我即接上去說：「我今天來意，想請張先生能否每日騰出一些寶貴時間來，爲小徒說幾齣戲？」（教戲）

他笑着說：「可以可以，不知道您想要令徒學什麼戲？」筆者說：「我想請您先教他一齣『石秀探莊』，以後再教別的戲。」我又接着說：「須有何條件，請不要客氣，最好先說出來。」他很客氣，他也有個耳聞筆者的爲人未談條件。

自此而後每日清晨，他師生在台上練武功，約練一小時之久即略爲休息片刻，就開始教「石秀探莊」，有時候這位張先生也同我打一套快槍，小哈哈學時我也在旁注意聽，也可以說是一點一滴的跟着學，我不是想唱這齣戲，而是爲了老師不在時，作者也可嚴加督導，免得所學的戲走了樣離譜。就是這樣不間斷的約學兩個月即行上演。

這齣戲一貼出去也增加了叫座的力量呢！贈

送了老師一份厚禮及一個大紅包的現金。

與高崇烈夫婦情誼

作者在曲靖演唱期間，認識了二位好友，他們是夫妻，男的是高崇烈，女的是王秉和，全是北平人，高先生是鐵路工程師，他太太王秉和雖是新女性，但淑賢文雅，既活潑又端莊，大大的眼睛，長長的睫毛，十分可愛。我最愛看她那小瓜子臉，以及小巧玲瓏的身材。

他們臨時的家就在我住的旅館後面，有座小木樓，距離兩分鐘即可到達，高先生有時出差到各地去測量，乘和與我十分要好，她先生不在時我就拉她來，同我一齊吃飯，白天在一齊，晚上我唱戲她聽戲，我倆片刻不離，她已有卅來歲了，也未生育一男半女，我二人如膠似漆的原因是因為有小孩，如果她有小孩，當然事情就多了，那裏還有時間同我玩，所以我倆到那去全是同行。

有時上廁所也要湊在一齊去，這裏廁所男女僅一牆之隔，記得有一次，與秉和一同如廁，那

時候不是抽水馬桶，是個四方坑，入廁者蹲在邊上方便，我二人並排蹲着且有說有講的，並未注意到外面有一無聊男人，見門上有一小圓孔，那人利用此孔向內張望時，恰巧此時高先生也往男廁所方便，突見那斯如此下流，怒火上昇，拉着他的衣領，推到院子中間一頓痛打。

我與秉和聽見外面有人求饒的叫聲，我倆因不知原因想跑出來看熱鬧，看見高崇烈正在以皮鞋踢那人，因高先生比較高胖些，故而我同秉和全叫高先生爲胖子，「爲什麼發這樣大的脾氣？」，高把方才的事說給我們聽。

我倆全替那人講情「算啦，他偷看別人，叫他眼上長疔。」，高又踢了那人兩腳說：「滾」，那人一溜烟似的拔腿就跑，高一面罵，一面跟我倆走進我的房間，罵道：「這小子真混蛋，他倒先大飽眼福啦。哼！我還沒看見過呢！」我聽他這樣說話，當時就在高的背上狠狠的撻了他一拳，我也罵他：「混蛋」回身向秉和：「你心痛吧？」秉和說：「你打吧，我不心痛。」

其實我早就看出高的心目思想是什麼，因爲有好幾次，我梳下來的頭髮落在肩膀上，高總是拾起來用一小張紙包好，收在他的小皮夾子內，曾經有過一次，他的小皮夾子掉在地上啦，將那小紙包遺落在外邊，正好有一陣風，將那小紙包吹跑啦，吹到水溝裏去啦，他雖急的直跺腳，而又不去撿起來。我覺得奇怪，問：「那紙包內是什麼東西，你急的那樣，又不去撿？」

他太太王秉和說：「那小子（指的是高）把你的頭髮撿起來，收到他預備的一張小紙將髮

包好藏入他的小皮夾內，當寶貝呢！」當我每次看到高對我有以上類似情形時，我會同高說：「小子，你要小心一點，小心你的太太，被我搶來。」高也會笑着說：「我把太太送給你啦。」

說實在的我非常喜歡王秉和，我對秉和說：「今天我又要拿你來出氣啦。」秉和也會笑的那樣甜說：「這小子一定又惹了禍啦，你又拿我來出氣！算我倒運。」回想這段甜蜜的日子，至今仍然想念她。（後來在臺灣時有幾次我在某一飯館內進午餐時，曾見一位女士很像秉和，當我走向前細看時，方發現是認錯了人，可想而知我是多想念她）。

應付瘧疾迷信方子

有一次高崇烈先生不在家，奉命出差測量去了，秉和突然一會兒冷，一會兒熱起來，老高又不在家，當然我的差使就來啦。這當然非我不行了，很細心的伺候她，絕不讓她感到煩悶，還要她高興。打擺子（瘧疾）不是大病，只是冷一陣、熱一陣，沒有其他藥可吃，只有吃奎寧，又不敢多吃，因爲這種藥吃多了耳朵會聾。

這打擺子除了吃藥而外，還有一種迷信的說法，有人說，打擺子時可能家中有某種東西，或傢俱等因許久未搬動了，擺子鬼會躲在那裏，患此症者不妨自行查看，是否有某件物品許久未動了，可以移動一下也許會好；另一種就是打擺子的人，在病未發作時，提前躲出病者自己的家，到較遠的地方去玩，這個名稱叫作「躲病」。這躲擺子確實可以躲的好。

這躲「擺子」，等於是迷信，事實擺在眼前不由不信，因爲擺子在未發作前，我們有說有笑，就在這時我那位朋友小陸先生，他奉命到曲靖出差來採購，原來他已由柳州調到易隆，由易隆到曲靖距離很近，故而他常來此地。凡是我的朋友也就是大家的朋友，彼此全認識了，他也知道秉和生病「打擺子」，忘記了是那位提意的這個躲的方法，可以把擺子躲好，曲靖是個小地方沒處去玩，結果由小陸先生保駕，我三人跑到郊外鄉下田裏去玩，看見有豆角兒又肥又嫩，我們三個摘了人家好些個，如果有農夫來就給他一點錢，反正這豆角很便宜，決不會被人家當小偷看待，結果根本就沒人管。

摘來的豆角兒，一頓吃不了，大侄子馬凱環直叫說：「好哇，你們去偷摘人家的豆角兒啦。」說也奇怪，秉和的「擺子」就此不藥而癒了，也未再犯過，你信不信，我是半句虛言也沒有。

陸瑞徵這位小兄弟

我與這位陸瑞徵先生，是在廣西柳州相識，那時他只廿一歲，承他情曾於便中爲我運送屬員及行李到貴陽。這次在雲南曲靖再度相遇，其心地善良，品性尚佳，當他每次來曲靖時總是與馬凱環、孟福臨以及我的徒弟等在一齊玩。他對我有客氣的表现，送禮、看戲而外甚少講話，主要原因未把他看成大人。

有一次見他同那卡車老闆們打牌，曾加以勸導戒賭，他也願意接受我的忠告。我又告訴他最好每月薪水儲存一部份，今後

不准再送給我東西。他見我如此勸告而提出要求說：「以後稱你為大哥，好不好？」我說：「當然可以呀。」他又問：「每月我攢一點錢，交你給存着可以嗎？」

說實在的，在抗戰八年之中前幾年物價波動並不大，黃金才賣兩百塊錢一兩（民國廿九年），那個時候許多逃難的人，常有把金戒指藏在衣服裏，也有人將攢的一點錢藏在褲腰帶上，以做備而不用。也有人買些金子纏在腰間。我有時同那人開玩笑的說：「你們也真了不起呀，全是腰纏萬貫。」他想攢攢點錢總是好的，我們一言為定。

數萬年的龍骨出土

曲靖有個飯館聚豐園，老闆姓趙。有時候老闆娘找我湊一角，打八圈小麻將玩，本人對此道不精，也沒興趣，玩這種東西好累，如果是與牌有「胡牌」（和牌）比較還好，如果四圈不「開胡」更是不想打啦，僅希望別人快點「胡」給錢就好，就算別人胡詐了（胡錯）牌，我也沒心查看，就希望人家別連莊，快點打完免做苦工。

這趙老闆娘的先生，開飯館又做建築生意修建工程。有一次他承包了一項工程，其中的詳情不知道，僅知他包到挖溝一處叫做黑龍潭的地方，而挖出一個完整的數萬年前的龍骨來，也有人說是數十萬年前之爬蟲類，其說不一，據考古家說這是有恐龍時的大爬蟲，其長度有數丈而且是完整的骨格。可惜當時就被人們分散，一搶而光啦。

有人說這骨如磨成粉可以療刀傷、燙傷，他們根據什麼本人不知道，也沒試過僅因眾人當成寶物，大家把他分光，包商老闆拿去整個的龍頭，其餘的搶光啦。趙老闆拿的多一點，故而送作者一塊，（至今仍然保存）這骨頭的顏色是黑色的，堅硬如石，敲起來聲音清脆。當時我這一塊也被人敲斷分給孟三爺一小塊，王秉和一小塊，我僅剩下一塊如五、六歲之小孩的拳頭大的一節了，好像是關節的地方。

曲靖出產一種「鵝絲蘑菇」其味非常鮮美，我們買到手已是醬油泡過的了（我沒見過新鮮的）特別好吃，沒拿這種東西當菜吃過，只是閒暇無事時吃着玩的，也如同吃魷魚絲一樣，這種東西不是每天有賣，偶然有人挑來其價甚貴，比冬菇貴得多。

這一天買了一些，我正同秉和兩人躺在床上半躺半坐的頭碰頭，她撕下來送到我嘴裏，我撕下送到她嘴裏，我倆常不由自主的有此表情，有時候被老高看見，他總是有點酸溜溜說：「我不要看」。秉和會說他：「你小子又吃醋啦」。我接着說：「他喜歡吃醋，就讓他吃吧，白天你是我的，到晚上再把你還給他。」

玩笑中剝去一隻手

我拉了王秉和的手說：「走，我倆到街上走走。」老高說：「我也跟你們去。」我三人剛出了客棧門不遠處，見已來到菜場，有許多人圍成一個圈，原來有一買肉的與賣豬肉的開玩笑，而被那賣豬肉的剝下一隻手來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那買猪肉的那人總是把手在肉案子上東拿西拿的，賣猪肉人警告他：「你的手不要亂來好吧，小心我的刀會把你的手剝下來。」那買肉的人說：「你敢。」，那賣肉的說：「你試試看，我敢不敢。」他們是在開玩笑，而那買肉的真把手放在肉案子上說：「你來剝好啦。」他心中暗想，你總不能真的剝吧。

而那賣肉的舉起刀來就往下列，以為買肉的手一定會躲開，萬也沒料到，他根本沒躲，世上就有這樣巧的事，只聽得吱呀的一聲大叫，血淋淋的一隻手就是開玩笑之下與身體分了家。真是那句話「謙有功，戲無益」，父母所賜之體就是這樣送掉了一隻手。

青衣坤角忽被鬼迷

好不容易請到一位唱青衣的，名叫齊慧如，她是厲家班的徒弟，母女二人來到曲靖，唱了沒幾天，就生了怪病，也可以說不是病，而是被鬼迷，許多人不相信有這種事，事實擺在眼前不由你不信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有一天齊慧如小姐唱完了戲回來後即感不適，故而睡得較早，據說睡下沒有多久，即大聲叫起來說：「我不要嫁你這無頭鬼。」這句話連叫了好幾遍，把她母親從夢中吵醒了。趕緊下床到她女兒床邊，把她叫醒，問：「你做什麼夢啦？」，看見女兒十分害怕的樣子。齊慧如躲在她母親的懷中說：「方才夢中看見一個無頭的鬼，他說是在數十年前，龍雲以前有統制者，名叫唐繼堯在那個時期，這個鬼本來

是一土匪頭，（作者忘記那鬼的名字），被唐繼堯帶兵把這一股土匪剿滅，將這爲首的一名土匪殺頭，而將其頭懸掛在曲靖的城門口數日。如今這名無頭鬼看中了齊慧如，要娶她作老婆。」

她母親安慰她：「這是你消化不良，才做此惡夢，安心睡吧。」慧如也以爲是消化不良，母女倆說了幾句話又躺下去睡，剛一合眼就見那鬼就走進來了，嚇的她哇的一聲又叫起來了，就是這樣一夜不敢合眼。

第二天徒弟們到戲院子裏去練功，早晨練完了武功，回來時由馬凱環領頭，順便到齊家去玩一下方知道以上的事，小徒弟們趕快跑回來告訴我。他們說：「小爸爸，昨天夜裏齊家鬧鬼呀！」馬凱環、孟福臨二人搶着把齊家鬧鬼的事全告訴我啦。先前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。

這天晚上她勉強把戲唱完而不敢回她的住所，母女倆十分害怕，那位經常吃素的孟三爺，命他的徒孫馬凱環去給她母女作伴，三爺的獨子福臨也童心未泯，好奇心重也要同去，自此而後這兩個大小孩子每天睡在她母女房中，這個大小伙子每天夜裏去，先前還好那鬼只在房內鬧，後來更糟啦，還鑽在慧如的被裏去鬧，一定要成親不可。

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可想，齊老太太教這個個大小伙，到她女兒被窩裏，左邊一個，右邊一個，這樣方可以安睡，否則就沒辦法安寧。曾有人勸她母女離開曲靖，可能會好些，說也可憐，她母女無處可去，這個地方還認得這些人，總還有個照應，如到一個生的地方去更沒人照應了。我

離開曲靖時那鬼仍在糾纏不清。

冤鬼索命一路跟踪

就在這個時期，又傳出一件鬼的故事，據客棧內茶房老李說，在不久之前經常來的一位客人（姓名作者忘記了）託咐他，次日早些叫這客人起床他要趕路，茶房遵照客人的意思大約是在五點半鐘，天要亮未亮時茶房進內去叫他，發現那客人床上睡兩個人，並未看清是男是女，當時茶房以爲這客人是找來了妓女，故而急忙退出門來，站在門外叫那客人起來。

那客人被茶房叫醒啦說：「你進來吧門沒門。」茶房應聲推門進去，照往日一樣把茶杯拿出去，一看四週並沒有其他的人在內，覺得非常奇怪，以鼻子「哼」了一聲，而那位司機客人似乎明白了問：「你是不是看見什麼？」茶房不好意思說，僅覺得明明看是有兩人睡怎麼沒有啦，他只說：「沒什麼，沒什麼」。那位司機客人也沒再問，收拾完了就趕路去了。

又有一次仍然受那位客人之託，須在五點鐘叫他起床，茶房剛到門口即見一中年男人很快的由他房中走出去，這茶房以爲這客人取巧，想省錢而未給那人登記，故而進得房來即以責問的語調說：「您有朋友同住應該到帳房登記呀！」那客人說：「沒有朋友在我這同住哇。」那茶房說：「剛才出去的那位？……」，司機客人一聽臉色全變了，茶房心裏想這會被我看見了，總該沒話可講了吧。

那司機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老李呀，我對你

實說了吧，你看見的那個不是人。」茶房「嘎」先以爲他是在說笑話，突然他又想起前次的事，不免有些害怕的樣子，說：「您怎麼說他不是人？」客人接着說：「你不要怕，他已然跟了我好久啦，是來找我索命的。」這茶房老李又害怕又想聽他說：「您能不能說給我聽聽？」

那位客人拿出了五十塊錢：「這給你，你要暫時替我保密，請你把這錢收起來，我再說給你聽。」茶房本不想接這錢，又扭不過他只好收下了。

那客人接着說：「事情是這樣的，在抗日前我在西安時與那個人原本沒有深交的朋友，被他奪去了我的姘婦，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下我把他騙到西安的郊區，河邊無人之處一槍把他打死，又於腰間細一大石頭，而後把他丟入河中，始終未被人發覺。事已隔了十二年最近這鬼找到我，時常出現我的面前，大概我也快啦！離我死的時候不遠啦，本來我是不怕死，只是新婚的太太已然有了四個月的身孕，我是想多賺一點錢給她留下再死，昆明與我同住的好友们知道這件事，他們也會替我照應。」這對夫妻逃警報時不敢躲在一處，誠恐同時炸死沒有收屍，後來日機轟炸昆明五花山時，他夫妻未躲在一齊而仍然同時被炸死，而且胎兒被炸飛到樹上。這是在逃警報時由他的朋友傳出。這是報應嗎？

抗戰時期士兵眞苦

想當年抗日時期當兵的實在是在是苦，我們能得最後的勝利，全靠先總統蔣公領導有方，全國

上下團結一致，戰士們任勞任怨，保衛疆土，那種克苦耐勞的精神實令人欽佩，民國廿九年作者在雲南省內曲靖縣演唱時，有一次許多士兵欲開往前線，經過曲靖住了一夜，見他等一部份人住在我們這家旅館內，吃飯時蹲在院子中央，三五個人圍着一盆湯，並沒有其他的菜，每人端來尖的一大碗飯，先放在地上而後從腰中掏出兩個乾的紅辣椒，兩隻手合起來一搓，搓成碎塊放在飯上，又挖了兩杓有名無實的湯，我為什麼說是有名無實呢？因為這一盆所謂是湯，可以說是有一盆有鹽的水，因為這一大臉盆內的材料，不過是數片菜葉，加了點鹽，不加一點油。說起這油來實在太可憐啦，寫出來或許有人不相信，怎能有這樣少的油，這加油的方法不是像我們一般人炒菜，油倒入鍋內然後再放其他材料，他們為了減少浪費油，或不小心倒多了油，方法是以一條繩子（或一根筷子）上有一個制錢（中間有一方孔，圓型的）固定其上，用油時以這枚制錢往油碗內一泡，即刻拎出來放入已煮好的一盆開水，菜葉數片，鹽一杓，這個名詞算是湯啦。

他們吃的是極壞的米，那兩個辣椒就算是菜，填飽了肚子好去流血流汗，為國為家，效命疆場，我看了差點眼淚流出來，十分難過拿出了二百塊錢，作為給他們加菜之用。

以前我們有句話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，因為那當兵的，大多數沒受過相當的教育，可以說目不識丁的很多，軍中待遇很差，如今的士兵就不同了，其教育程度大、中、小學畢業的全有，就是沒有文盲。當時我發起演了一場捐獻義

演勞軍戲，演的「穆柯寨」。

出借徒弟借一送三

我由曲靖回到昆明，有段時間沒唱戲，改做運輸生意，收入尚稱不惡，因為不唱戲我的經理寇永福先生，由厲家班老闆請去幫忙，這位厲彥芝先生在民國廿六年，我在南京時他經常託寇先生向我借行頭做樣子。

如今他又看中了我的徒弟小哈哈，故而又託寇先生來要借徒弟。想要小哈哈加入為生力軍，因哈哈年齡尚小，會的戲不能算多，如果真正搭班似力量不足，對方希望以「帶藝投師」的方法辦理，這種辦法早年就有，而且比一般徒弟待遇優厚，比外搭班聘請的角兒不如。

這件事情本來捨不得離開我的愛徒，後來想到這抗日期間大後方。大的省市越來越少了，能養的住戲班的地方更不多啦，一個昆明市僅能有一個戲院，因觀眾只有這麼多，為了徒弟的前途着想，就應該接受所請。因為小哈哈已然學了十餘齣戲，如果學會了戲不唱，是很難精妙，每齣戲必須經常演出，不斷磨練方能有爐火純青境界，雖然他的智慧高，師資好總是不唱也難達到最高程度，絕不能發揮到頂點。

為了使他有個多磨練的機會，我只好忍痛允許加入，不過我提出了條件，必須附帶三個女徒弟一齊加入否則免談。我這幾個女徒弟品性雖好，實在不是學戲的材料，自進我們已達三年有餘，竟然連一齣戲也沒學會，先前別人以為我不肯傳受，後來那些人徹底瞭解了，我非但是親自教

授徒弟，而且還花錢聘請人來教，並且還花錢令她們讀書，世界上任何一種行業，沒有捨不得傳授自己的徒弟之理。再者徒弟與老師之間已立了合約，在期限內一切費用由老師負擔，賺了錢也是歸老師，當年先總統蔣公很喜愛小哈哈常有所賜。徒弟唱的好也是老師的一種安慰。

本人時常向幾個女徒弟開玩笑說：「妳們這幾個寶貝呀，怎麼一齣戲也學不會，不要說想讓你們替我賺包銀（薪水），就是一張草紙（衛生紙）錢也沒賺過。」我有時候想這些徒弟的家長全是戲班的內行，如果她們有材料學戲，根本就捨不得給我做徒弟，自己留在身旁賺錢好啦。

我時常在後悔中勸解自己，這大概是我前世欠她們的吧？不過我絕不虧待那一位，一切平等，所幸的還有一個最出色的小哈哈，他是個天才兒童，給我不少的安慰。如今為他四人的前途，我不能自私，只好忍痛一齊送入厲家班，（在重慶時也給厲老闆賺進不少錢）。

那厲彥芝先生明知那三個徒弟是怎樣一塊材料，深知是個賠錢貨，我開出的條件就是如此，借一個送三個，他一心想要我那可愛的徒弟，才忍痛接收去三個飯桶。我也忍痛送掉了天才兒童。（這三個女徒一名男徒，均由本人出面與厲彥芝雙方簽約，期滿後仍由本人領回。）合約雖然簽了，但是其中一名女徒，是名武生陳俊亭的女兒，後來不久就嫁給了孟斐卿先生的獨子孟福臨為妻子，另一位孟小寶，她是我的大徒弟，後來嫁給了外子的朋友徐子明先生為妻，徐先生是南京人，勝利後本人曾到南京去拜望他們一次。

敖伯言談「四郎探母」

我不唱戲期間並不放棄研究工作，除自己練習外，時常同好友、鬚生名票敖伯言兄（敖鳳翔先生之尊翁）聚在一齊研究，伯言兄能戲甚多，地道的譚派鬚生味十足，文學修養良深，彼有暇時即來我處便餐，或在就近小館內邊吃邊談，常以花生米下酒，酒不多喝，戲不少談，彼年長見識廣，本人也獲益良多，我倆常有不謀而合之處，作者曾受彼稱讚而器重。敖先生對作者將戲中有些小地方之瑕疵加以修正，頗為稱讚，認為改的合情合理，諸如「四郎探母」坐宮時楊延輝初上場時所唸的引子，有兩種，譚鑫培老伶工所唸的是「被困幽州，思老母，常掛心頭」。後來余叔岩把這引子給改啦，余本來是學譚的，當到了余之極高的境界時，就有青出於藍勝於藍之勢，而改了引子為「金井鎖梧桐，長嘆空隨一陣風」，故有譚派、余派之分，敖連連點頭。

其實這兩種各有千秋，曾有人誤解，以為後者引子為秋天，而與公主初上場所唱之「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」時間上有所衝突，此乃誤解。因為「金井」非飲水之井，又非益陽縣之金井，更非玉欄金井，有關此點曾經聽陳老師秀華先生說過：「金井乃古時銅製月牙型之鳥架，謂之金井。梧桐，不是梧桐樹，乃是鳥名。北方有一種鳥名為鶻鶻。」這是形容詞，敖君說：「對，別人把這句誤解啦。」作者說：「因四郎被困番邦而感嘆，形容自己如鳥被鎖，無法飛回南朝探其老母，僅能長聲嘆氣而已。」這個引子是余派。

敖先生說：「我只學的是譚派，這個詞也很好，故而始終就用譚老闊的引子。」

作者也是有着同感，因為「被困幽州，思老母，常掛心頭」，照劇情看，應以譚詞比較恰當。因戲劇照傳統習慣，每一齣戲開始為引子。引者係將劇情引導演之意，而觀眾僅聽劇中人開始時所唸之引子，及定場詩，即可知其人心地好、壞、忠、奸及身分。舊引子雖然僅有十一個字，已表明四郎被困番邦，而時常想念老母意。四句定場詩，已敘明往事及處境，此乃劇中人向觀眾報告之意。敖先生說：「這齣戲，好久沒唱啦，記得公主唱慢板，猜心事時，唱完第三猜仍未猜着，而是丫頭也幫着猜嗎？」

我說：「是有呀，那是公主唱完第三猜後問：『丫頭往日我猜母后的心事一猜就着，今兒猜耐馬爺的心事，怎麼猜不着啦！』丫頭唸：『您猜不着，我猜的着。』公主唸：『你猜猜看。』丫頭唸：『您抱着阿哥（小孩）我來猜猜（小孩交給公主）！八成兒我們耐馬爺，看中了我啦，想收我作個二房吧。』公主唸：『你別不要臉啦，下略吧。』」

敖兄說：「您說的一點也沒錯，有一天去聽戲，怎麼公主沒問丫頭，糊裡糊塗的就把那喜神（舞台上抱的小孩），從丫頭手中接過來，那丫頭也就糊裡糊塗的下去啦。一點交代也沒有，這點不應減去，唸出來可提高觀眾的興趣。」

還有矛盾之處，四郎唱詞、唸白均先後是弟兄七個，何以唱至西皮木板時又是「我弟兄八員將」，豈不矛盾？原有的老詞，則是四郎向公主

表敘家事時所唱之元板中表明「我的母余太君所生我弟兄七男」，後唱至「我弟兄八員將」，公主原有加白：「你住了吧，你剛纔說是哥兒七個，這麼一會兒，又成了哥兒八個啦？」四郎唸：「那八郎延順乃是義子。」然後再接唱：「赴會在沙灘，吾大哥替宋王捨身蒙難……。」如果仍照此老詞唱法，也就沒有矛盾了。那些個人為何要去了這幾句詞？

他又提來問題，別人唱這齣戲把令箭插在脖子間，而作者這齣戲是把令箭插在腰間，請問何故。我說因為這個令箭的來路不明，是公主要手腕、耍花招弄來的，並不是正大光明奉派出去的，不到必要時不拿出來，危險性較少。

他又問趕三關薛平貴的令箭不是也放在脖子上嗎？作者回答這兩齣不能相提並論，因為盤問薛平貴的人是在城樓上，而且那距離又遠，為要爭取時間，況且問答間僅有六個字，問的：「可有令箭？」平貴答：「請看。」就放行過關。

他又喝了兩口酒，說道：「我認爲四郎探母時，唱二六的時間：老娘親請上受兒拜的那段最後一句；譚、余以及其他均唱：『兒就願老娘福壽康寧永和偕無災。』而你却減去了『和偕』二字這改的好。請您說這改的動機如何？」

作者向他看了看說：因為「和偕」二字減掉即成爲「兒就願老娘福壽康寧永無災」，因那四郎的父親已死多年，這和偕二字按在母親老太君頭上，似乎不太合適，所以大膽的免去了。母親那麼大年紀啦，談不上不和偕來。他連聲說：對對對。你我不謀而合。